

广庭怜雪净 深屋喜炉温



掐丝珐琅八吉祥纹火盆



松花江石夔龙纹暖砚



黑漆描金山水楼阁图手炉

古人书斋里的御寒神器

郑言



《胤禛行乐图册·围炉观书》

明代著名书画家詹景凤在《草书千字文》卷后跋曰：“万历丁酉之十二月，天寒积雪，顾几上笔砚，乃不作冻，佳客在座，乌薪在炉，松萝仙茗在壶……”因为有烧着黑木炭的火盆、煮着茗茶的火炉，以致笔砚没有结冰，于是乘兴而书《千字文》。在数九严寒、大雪纷飞的冬季，古代文人在书斋内吟诗作文、写字绘画，是如何御寒取暖的呢？笔者在此为读者介绍几件古人书斋中必备的御寒神器。

明清时期，手炉制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制作工艺多姿多彩，材质增添了漆器、珐琅等品种，精湛绝伦，格调高雅。名家制作的手炉融雕、镂、刻、镶、磨等工艺于一身，汇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器，既是取暖器物，又是把玩的工艺品，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。

当时涌现出大批名家工匠，其制作的手炉，形、艺、韵、意俱佳，堪称工艺品中的珍品。晚明嘉兴名匠张鸣岐就是一代制炉名家，他制作的水磨红铜手炉，人称“张炉”。据记载，张鸣岐制作的手炉薄厚均匀，花纹精细，整炉不用镶嵌或焊接，全用榔头手工敲打出来，炉盖上的雕镂很细，但用脚踏不瘪。盖子十分紧密，虽然用了很久，也不会松动。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炉中炭火虽然烧得很旺，但摸上去却不烫手，热度与炭火不热时一样，“张炉”也因此驰名大江南北。

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也多有手炉的描述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回，写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历经周折见到王熙凤。王熙凤“粉光脂艳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八回也写道：“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……黛玉一面搂了，抱在怀中。”

乾隆皇帝的题画诗写道：“春信侵寻槛外梅，倚吟秉烛共徘徊。轻寒入深庭院，女伴携炉得得来。”诗中提到的“炉”就是手炉。清代学者张劭《手炉》诗曰：“松灰笼暖袖先知，银叶香飘篆一丝。顶伴梅花平出网，展环竹节卧生枝。不愁冻玉棋难捻，且喜元霜笔易持。纵使诗家寒到骨，阳春腕底已生姿。”

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

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，在一个大雪来临的晚上，写了一个请柬让书童送给好友刘十九，邀其来书斋饮酒。请柬上写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红泥小火炉即是温酒用的器具。

据记载，温酒器最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，到了汉代就有了温酒樽，到了制瓷发展空前繁荣的宋代，则出现了包括注子、温碗和盖在内的形制巧妙、工艺精良、功能成熟的陶瓷温酒器皿。

明清时期，温酒器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各种形制的陶瓷温酒器种类繁多，有注子、温碗、温酒壶、温酒炉、温酒罐等。不仅如此，该时期的温酒器造型华丽、瓷质细腻，并有青花、单色釉、五彩、斗彩等多种陶瓷装饰手法。

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有清代雍正“养和堂制”款青花釉里红八仙温酒壶，整体造型呈葫芦形，由两部分组成，上部盛酒，下部注热水温酒，用以长酌。两截相合，恰为一整体，设计新颖巧妙，别具风格。里白釉，外部通体青花釉里红装饰，以釉里红河水为底衬，上绘青花八仙人物纹饰，底落“养和堂制”青花楷书款。“养和堂制”款为清代雍正、乾隆、道光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堂名款。

唐代诗人许浑有“暖酒雪初下，读书山欲



青花釉里红八仙温酒壶

明”的诗句；明朝诗人潘希曾也有“宿火时温酒，敲冰自煮茶”的吟诵。有了这种温酒神器，古人似乎更加喜欢在银装素裹的大雪天气，约上诗朋文友，温酒把盏。

砚温融冻墨 瓶暖变春泉

砚台是古人书房四宝之一，可是古时由于缺少取暖设施，在寒冷的冬天石质砚台上的墨

很容易结冰，这令文思泉涌的文人墨客烦恼不已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漠北军帐中起草战斗檄文时，砚台中的墨冻住了：“马毛带雪汗气蒸，五花连钱旋作冰，幕中草檄砚水凝。”李白也遇到过这种窘况，无奈地叹息道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”其实在唐代已经有了暖砚，可能两位诗人当时没有条件使用这一“神器”，才发出如此感慨。

古人发明暖砚，就是为了用砚温墨，防止笔墨冻结，以便挥毫流畅。暖砚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《四民月令》，而后各代均有承袭，如唐人张说在《张燕公集》中的《暖砚铭》写道：“笔锋晓冻，墨池夜结，香炭潜然，推寒致热。”白居易《青毡帐二十韵》诗云：“砚温融冻墨，瓶暖变春泉。”唐明皇有一方制作很精巧的暖砚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“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，曲尽其巧，每至冬寒砚冻，置于炉上，融冰自消，不劳置火。冬月帝常用之。”暖砚在明清两代尤为流行，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文房雅具。

现存最早的暖砚实物为1982年在甘肃灵台县百里镇北宋中晚期的窖藏中出土的一方陶暖砚，砚膛中空，可置炭发火，双面砚可同时受热。宋人王之道《和张文纪咏雪二首》诗云：“三杯强沃浇肠酒，一捻聊分暖砚盐。”明人屠隆在《纸墨笔砚笺·冬月砚》中记载了明代使用暖砚的情景：“冬天严寒不可用佳燕（砚），得青州熟铁砚，可以敌冻，炙砚需用四脚掙炉，架火砚上，微微逼之，或用砚炉也可。”

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正德款碧海腾蛟铜暖砚，由砚身、匣盖、暖屉组成，并无砚石，直接在铜质砚面上研墨。暖屉用于燃烧炭火，置于砚身下层，可防止砚面墨汁在寒冷的冬季冻结。砚身下壁为活动插板，将插板抽出，可任意取放暖屉。暖砚上部铸有“碧海腾蛟”精美画面，并配以诗文。

清代内廷制作的御用暖砚一般以铜、铁、锡、银为砚匣，并镀金或镂空篆刻纹饰，工艺精湛。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年间松花江石夔龙纹暖砚，砚体为青绿色松花江石所制，通体光滑，四脚处各有一兽面纹方足。砚面上沿边缘有阴刻方框，内雕荷叶状墨池，池边有一小孔用于蓄水。砚堂凹陷，砚体四侧各雕凹底阳纹两两相对的夔龙纹。砚下置掐丝珐琅夔龙纹暖砚盒，长方形，口部饰铜镀金嵌花螭纹一周，凹立面为浅蓝色珐琅地，每面中间用桃纹作装饰，两旁饰相向的掐丝螭纹一对。掐丝线条工整，珐琅质地细腻，色彩淡雅。

暖砚造型多为正方形、长方形、六方形、八方形、圆形、鼓形等。从功能上分有两种类型：一为“水暖型”，即在墨堂之下凿出空腔，通过注入热水使砚面的温度升高；二为“火暖型”，即在砚面之下制成空腔，引入炭火烧烤或置放油灯加热。火暖型暖砚要经受炭火的长时间烘烤，端石、红丝石、洮石等滋润柔滑的砚石很容易被烤焦开裂，所以只能选用质地细密、硬度更高的歙石或松花江绿石制砚。由于暖砚制造工艺复杂，造价较高，属于书房中的奢侈品，一般寒士难能用上。到了清代中晚期，紫砂暖砚出现，为普通文人的读书人使用暖砚提供了机会，加之紫砂泥可塑性强、透气性佳和耐高温的特性，能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紫砂暖砚，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。

暖砚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房用品，为古代文人在数九严寒寒耕不辍，创作出诗文书画、书法作品提供了便利。

裂痕，正是光进来的地方

清风暴竹

靖康元年(1126)的一天，北宋都城开封府金水门外的瑶华宫突发大火，迅猛的火势很快将整个宫殿吞没。然而这场大火虽然事关皇族，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，因为瑶华宫只是一座类似于冷宫的道观，里面居住的是被宋哲宗废黜的皇后——孟皇后，史称“元祐皇后”。

所幸孟皇后在火灾中安然无恙，朝廷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，将她安置到了延宁宫。然而没多久延宁宫又因失火变成了一片瓦砾，孟皇后走投无路，只好到大相国寺附近的弟弟家居住。

虽然不幸的事儿一件接一件，但孟皇后并没有表露出一丝怨天尤人的不平之气，因为对于她来说，这只不过是她一生众多不幸的延续罢了。

孟皇后出身世家，她的爷爷孟元曾官至太尉，家境优裕，她命运的改变缘于一场选秀。元丰八年(1085)，宋哲宗赵煦即位当了皇帝。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，随着哲宗年龄的增长，高氏开始操心起孙子的婚事，于是让人选了世家之女百余人入宫，经过层层选拔，她被高氏相中。元祐七年(1092)，高氏以“能执妇礼，宜正位中宫”将她册封为皇后，并为之与宗操办了大婚典礼。

从一个操办婚礼，一下子登上了皇后的宝座，这种一步登天的人生蜕变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。然而一切繁华不过一场虚幻，作为皇帝的宋哲宗对这个比他大三岁的皇后其实并不喜欢，只不过碍于祖母的安排，他没有办法只能就屈。到了元祐八年秋，随着高氏的去世，孟皇后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。

宋哲宗宠爱貌美如花、才艺双绝的婕妤刘氏，对孟皇后日渐疏远。而刘氏显然看出了其中的门道，而她的野心又远不止当个婕妤、贵妃。绍圣三年(1096)，哲宗与孟皇后所生的女

儿福庆公主重病，御医想了很多方法都没能治好，孟皇后的姐姐情急之下就持道家的符水入宫来给外甥女治病。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，因为符水之事历来是宫中的禁忌，她忙命人将符水藏了起来。待到宋哲宗过来看望女儿时，孟皇后如实说明了原委，哲宗以为是人之常情也没怪罪。不久后，福庆公主去世，孟皇后养母燕夫人等入宫为皇后及公主祈福，这正给了刘氏陷害的借口。她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在宋哲宗面前添油加醋，说这是皇后在诅咒皇帝。

哲宗听后也起了疑心，于是命大臣梁从政、苏珪彻查此案，在刘氏和宰相章惇的授意下，他们逮捕了皇后左右侍女及宦官数十人。这些人都感念皇后的恩德，不愿诬陷她，结果遭到刑讯逼供，史载“撻掠备至，肢体毁折，至有断舌者”，个个被打得体无完肤，割舌断肢者不在少数。最后，梁从政等人不得不伪造供词，才让哲宗相信孟皇后图谋不轨。孟皇后因此被废，迁居瑶华宫。瑶华宫是个用于安置被废妃嫔出家的道观，比冷宫还要清静、阴冷。

孟皇后生性淡泊，对于命运如此的大起大落，她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愤懑与不平，而是坦然接受了这一切，平静地过起了修行的日子。

元符三年(1100)，年仅24岁的宋哲宗突然病逝，他的弟弟端王赵佖继位，是为宋徽宗。宋徽宗很同情这位嫂子的遭遇，孟皇后恢复了名誉，尊为“元祐皇后”并被迎回了皇宫。然而孟皇后还未来得及好好高兴一下，那位已成为“元符皇后”的刘氏迅速勾结蔡京等人，逼迫宋徽宗再次废去孟皇后的身份，令其“复居瑶华宫”，这一待就是二十五年。

在瑶华宫的日子虽然清苦，倒也平静，直到一场大火将瑶华宫化为灰烬。靖康二年，宋钦宗闻悉孟皇后的遭遇，想再次把孟氏接回

皇宫，重新尊为“元祐皇后”。然而，诏令还没有发出去，金兵就攻陷了汴京(今河南开封)，史称“靖康之祸”，京城内外包括徽宗、钦宗及所有后妃、皇子、皇女、皇孙、宗室、外戚等皇族成员总共三千多人全部被抓去掳往金国。只有两个人成了例外，一个是出使在外的康王赵构，另一个就是因瑶华宫失火而隐居在私人旧宅的孟皇后。

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金兵北撤后，孟皇后被迎回了皇宫，恢复了“元祐皇后”的尊号，并开始垂帘听政。但她显然并不贪恋权位，第一件事就是册立赵构为帝。等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即位，孟皇后就撤帘不再听政，退居到了幕后。建炎三年(1129)，护卫统制苗傅、刘正彦不满高宗消极抗金，发动兵变。危急之时，孟皇后处变不惊，一面对叛将好言劝慰，一面派人联络韩世忠等将领平叛。兵变平定后，孟皇后再次撤帘，还政于宋高宗。就这样，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在大宋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凭只手支撑起了半边天，让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。

绍兴元年(1131)，孟皇后去世，宋高宗以继子的身份服重孝，并给予她昭慈献烈皇后这一评价极高的谥号。据史载，当初高氏在册封孟皇后的时候曾感叹说：“斯人贤淑，惜福薄耳！异日国有事变，必此人当之。”事实果然像高氏说的那样。

孟皇后是不幸的，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，都是在青灯的陪伴之下度过；而她又又是幸运的，正是这种清静，甚至连这种清静都不肯给予的一场大火，让她躲过了金兵的劫难，给了她一个幸运的补偿。

人生没有永远的幸运，也没有永远的不幸，命运为你关上一扇门，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就像加拿大诗人、歌手莱昂纳德·科恩在《颂歌》中所说：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上天给予我们生活的缺憾，何尝不是命运之机呢？

历史随笔

不拿蓑衣换紫袍

文维汉

宋朝多隐逸之士，声名远播者亦不少。隐逸者，皆为闲居未仕或终生不仕的山野“闲人”，之所以广为人知，如林逋、魏野、种放等，要么生活多趣闻，要么才具超凡脱俗，要么人品有高格，而宋初处士(古时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为“处士”)杨朴，则三者兼具，乃处士中卓异者。

杨朴，字契元，自号东里野民，郑州人，为人恬淡好静，不慕荣利，终生隐居乡村，唯好诗歌，对写诗几近痴狂，构思诗歌的过程还十分怪异。据宋代叶梦得《岩下放言·卷下》记载：“(杨)朴性癖，常骑驴往来郑圃(今河南中牟)，每欲作诗，即伏草中冥搜，或得之即跃而出，适遇之者无不惊。”一来诗兴，便伏于草中冥思苦想，得妙句即一跃而起，每每把路人吓得半死，搞笑而又另类。

《宋史·杨朴传》还说，杨朴曾经“杖策入嵩山穷绝处，构思为歌诗”，泊舟江湖，踏雪郊外去寻章摘句者不乏其人，但拖着年迈的身体，拄着拐杖进入深林绝顶处构思诗歌者古今少有，颇有点“行为艺术”的味道。

杨朴诗歌俊逸潇洒，语言洗练朴实，内容多涉四时景色和乡野生活，如他的《秋日闲居》诗云：“忽闻高柳噪新蝉，厌暑情怀顿豁然。庭槛夜凉风撼竹，池塘香散水摇莲。鲈鱼鲙忆奔江浦，焦尾琴思换蜀弦。莫遣金樽空对月，满斟高唱混流年。”评者言杨朴诗风颇近中唐贾岛，一时诗名远扬，为宋朝士大夫广为传诵和追捧。

杨朴才气超绝，却耿介拔俗，拒高官厚禄如弃敝屣。宋太宗闻其名，以布衣之身召见于便殿，聊学许问，试才华，一番交谈，大对脾胃，当场就封官许愿。然而，杨朴既不好富贵，更无心于官场，随即作《蓑衣》一首，婉拒宋太宗的好意，诗曰：“软绿柔蓝胜胜衣，倚船吟咏正相宜。兼

蓂影里和烟卧，菌萐香中带雨披。狂脱酒春醉后，乱堆渔舍晚晴时。直饶紫绶金章贵，未肯轻轻博换伊。”蓑衣，即蓑衣，意思是我拥有一件蓑衣，不但轻柔舒适，而且四时能用，披着它吟诗垂钓，流连于乡村四时美景之中，人自由，心怡然。蓑衣虽普通到只是草织雨具，但那怕贵重如紫绶金章(紫色印绶和金印，古丞相所用，借指高官显爵)，我也不会拿它去换。于是，力辞而归。不拿蓑衣换紫袍，不拿蓑衣换高官，其淡泊清高的人品操跃然纸上。

后来，宋真宗也闻其异才高格，慕名召见杨朴于京都，有意启用为官。闲谈时，杨朴自言不能作诗，有婉拒之意。宋真宗一再挽留，又问杨朴，临行有没有人赠诗。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，随后吟道：“且休落拓贪杯酒，更莫猖狂爱吟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！”宋真宗听后大笑，知道杨朴真心不愿入仕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例行招待一番后，送其出京，让杨朴继续他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。

不过，一贯恬淡闲适的杨朴，也有恣意疏狂的一面。据南宋佚名《桐江诗话》记载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杨朴在道旁小溪中悠闲垂钓，恰本地主管漕运的官员陈尧佐经过，侍从鸣锣喝道，道旁垂钓的杨朴却不睬、不睬、不睬，简直目无尊长，陈尧佐恼怒大怒，让人把杨朴带至邮亭(古时传递文书者沿途休息处所)责问，当场让他写供状。

杨朴略一沉吟，挥笔写下《绝句》一首云：“昨夜西风烂漫秋，今朝东岸独垂钩。紫袍不识蓑衣客，曾对君王十二旒。”一个小小漕官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咱虽为布衣，却曾是当今皇上的座上宾。陈尧佐捱诗一看，得知面前这位老翁乃是得到过两朝皇帝青睐，再名于天下的杨处士，顿时脸色大变，赶紧谢罪，再三抱歉，并命侍从恭恭敬敬地把杨朴护送回家。